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网上截击作品选



生在未来

阳光照在他的脸上。

使他看去很安详。

他此刻就做在一把木制的古式椅子上，望向窗外。

在窗外，有一个小小山坡，长满了青草。

修剪得很平整。

在草丛中，有一块墓碑。

每天，他都要这样望着那墓碑。

那目光，牢牢的钉在石碑上。

“笃、笃、”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罢。”他站了起来。

来人一把抱住了他：“嗨，老朋友！多少年没有见啦。”

小木桌上摆着酒。

“天！”，来人感叹不已，“你在这小楼住了多久？四十年？”

“四十年，没有错，四十年。”

“你的工作呢？不工作要被政府判死刑的。”

他笑了：“我有政府的特别许可，我在这里从事考古研究。”

“哈哈”，来人大笑，“你真的会找工作。我这律师干了七十多年，也已经不想干了。可是，要想换个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还真的不容易。”

“是哦，这八百多年，我总算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。”，他笑着。

“不知道你清楚不，通过了新法律，人的寿命被容许延长到一千五百年了。”来人很专业的样子，“对了，你找我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！”他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，“我想知道现在的关于婚姻和生育的法律。”

“天！你一直不关心这些么？新婚姻法早已经出台。婚姻不被提倡。我们无法保证自己会和一个人共同生活达千年以上。颁布了新同居法作为婚姻法的补充，用来解决同居中的纠纷。”

“生育，对生育的法律有没有影响。我关心的生育。”他听的很关注。

“没有什么变化，大部分人都希望克隆自己。只有很少的人愿意拥有包含别人基因的孩子。所有的单细胞自从被从母体上采取下来，就由生育院接管，直到婴儿一周岁，才交还他们的父亲或母亲。对了，你不是又想要孩子了罢？现在不会有指标的，全球人口计划署负责生育指标的分配，通常，不到四百岁是不会得到指标。而有子女的人，在一千岁以前，不会再得到指标。你想再要孩子，我看是现在没有希望了。”

“那没有关系，”他依旧笑着，“据我所知，有一条法律是说，如果家族中有人去世，那么直系亲属就可以自动获得一个生育指标。这一条现在还没有改罢？”

“没有改。”来人忽然怔了怔，“你不会为了庄儿……”

“怎么不会呢？”他转过身去，望想窗外的墓碑：“她为了庄儿的出生，放弃自己的生命。我为什么又不能再为我的女儿庄儿放弃一次呢？”

“可是，可是庄儿才四十岁呀。”来人显然没有思想准备，有点迷惑。

“是，庄儿才四十。可是，现在技术虽然是身的生命可以延长到一千五百年甚至两千年，但是，最佳生育年龄，只从十八延长到四十几岁，再过两年，庄儿就不能怀孕了。”

“庄儿想怀孕？”来人几乎要跳起来。“她怎么想到的？”

“你忘了，我是搞考古的，我有很多古代的书，印在纸上的那种。庄儿全看过。我现在想知道的，庄儿如果怀孕，是否会到法律的惩罚？”

“让我想想”来人在思索，“……很久以前有部法律，关于怀孕的。是不鼓励怀孕。

没有禁止。没有。有几百年没有人怀孕啦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他这次笑的很开心，“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现在可以立遗嘱了。开始罢，我的朋友。”

……

阳光照在他的脸上。

他此刻就正被抱在母亲的怀里。

庄儿望向窗外，喃喃到：“孩子，你要记着，生命有多么宝贵。是一个人的放弃了自己的生命，才有你的诞生。”

在窗外，有一个小小山坡，长满了青草。

修剪得很平整。

在草丛中，多了一块墓碑。

墓碑上只刻了四个字：“网上截击”

爱在未来

早餐很简单，一杯蔬菜汁，一个面包圈，一枚鸡蛋。

这是我在郊区买的一套房子，功能齐全。有健身间。我最喜欢的，便是这个。工作间不大，但是设备都是很先进的。

早上九点钟，工作正式开始。

我躺在工作椅上，取过头盔，戴在头上，拉下目镜。深深的吸口气，按下工作椅扶手边的按钮，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

眼前跃出了一幅画卷，是美丽的山水。我望向其中的一角，那里有一座小楼。在我的凝视下，那楼越来越大，我飘了进去。

楼内却是一幅现代化办公大楼的景象。我径向自己的办公间走去。

然后做在自己的座位上。

接下来，飘在我眼前的，便是各种数字字母，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。

间或有一些立体的统计图浮在我的桌面上，我要发出不同的命令，和同事协调交流。

这样的工作，效率更高，也更累。

一个小娃娃忽然从旁边跳了过来，笑呵呵的看着我：“你该休息啦。”我发出了退出指令。

那幅图画，清晰的浮在眼前。然后慢慢变黑。

我推起目镜，摘下头盔，看了看表。三个小时过去了。我一天的工作就此结束。

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感觉四肢有点麻木。这是我每天都要遇到的情况。

我做了一套简单的体操，喝了点蔬菜汁。又坐了回来。

今天下午有一个聚会，是诗社的聚会。

在那画卷中，有一个山谷，我飘了过去。转入山谷，就看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山庄。

山庄前飘着一面大旗：以诗会友。

旗下，站着两个小童。我认识他们，这一对兄弟是诗社的两大台柱，却偏偏把自己扮做小童的模样。看他们的外表，不会和他们的名字以及作品联系起来。

我飘了过去：“情无涯，情无际，你们来当值呀。真会偷懒，这样就可以不写诗了。”

情无涯笑了：“玲姐姐，你越发漂亮了，小生明日就去请媒婆子来。”

“呸！小心我罚你。”嘴上是这么说，我心里还是很高兴。我自己的外形是依据我的真实体形设计的。

情无际却大煞风景：“我哥说漏了，是玲姐姐你的衣服越发漂亮了！”

“

阿玫从庄里走了出来：“阿玲你到了呀，快近来！”我瞪了那兄弟两一眼：“回头再收拾你们。”

大厅上已经做满了人。正哄哄的谈论着。我在角落里找了位子。

阿玫在空中点点手，大厅中闪过一道光。大家静了下来。

阿玫说话了：“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山庄扩建工程已经得到市政当局的批准了！”

掌声立刻淹没了阿玫的话。在这虚拟空间建设，也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
诗社一直想扩建活动场所，添加几个风景小区。现在终于得到了管理部门的批准，大家当然要高兴了。

很快，阿玫又公布了第二条消息。就是虚拟空间的著名建筑师小哲来负责扩建工程。

小哲我没有见过，但是他建立的几个著名景点都是很不错的。充满了想象力。

无涯和无际兄弟两不能来，我觉得有点孤单。躲在角落里看着阿玫在人群中穿来穿去。

“我可以坐这里么？”

循声望去，一个大男孩，居然穿着燕尾服，系着领结。

我点点头。

他坐在了我的对面。

“第一次参加文人的活动，不知道该怎么穿着，想修改也来不及了。”

“没有关系。”我说，“你是新加入诗社的么？”

“不是，我是小哲，建筑师。”

“啊？”我的眼一下瞪大了，“你就是小哲呀！原来这诗友山庄就是你建的。”

“是，喜欢么？”

“很喜欢，尤其梅香小筑。不过，看你的衣着可不象，缺乏想象力。”

“我说过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。”他显得有点窘迫。

看着他发窘的样子，我直想笑。“哎，放松点嘛，我又不是老虎。不会

吃了你。”

“是是，可是你焉知我不是老虎？”

“噢？.....”我不禁多看了他两眼。

他一直在笑。

“那你一定是笑面虎！”

“笑面虎可盖不出这山庄来，你想看看这山庄的后门么？”他把话题引开了。

我知道，许多建筑师都在他们规划的建筑中留有后门。但是很难找到。

他的话一下子就调起了我的胃口。

“在哪里？可以带我去看看么？”

“好的，在梅香小筑。”

梅香小筑是一座小木楼。楼前栽满了梅树，梅花一直开放，雪也一直在下。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，漫步在梅林中。

小哲在一株梅花前停了下来，伸手在空中点了点。转过头来说：“你喊芝麻开门！”

“芝麻开门？这么老套呀！”

地上呼的现出一块石板来。他站了上去：“上来吧。”

我也迈了上去。他轻轻的喊了一声：“芝麻关门。”

周围的一切一下子全部消失了，我似乎浸在冰冷的海水中，耳边只有呼呼的风声。

我下意识的抓住了他的手。

“这也害怕呀！”他又笑了。

“我才不怕呢。”我甩开他的手。

风止住了，我发现，自己居然站在夜空中。身边是闪亮的星星。

弯月如钩。流星不停的从我们身边滑过。

他攀着月亮，正在那里荡来荡去。

“许个愿罢？”他问道。

“天呀！这么多流星，我要许多少个呀。”

“那不正好么，你可以把生生世世的愿望都许出来！”

直到我再也想不出可以许下的愿望，我们才离开那里。

我记住了他。

我忘了问，他许下的又是什么愿望。

离开工作间时候，已经是该吃晚饭了。

=====

我随着乐曲跳跃。音乐从四面传来，很有节奏。

“一二三四、二二三四.....”

最后一节做完的时候，我已经是大汗淋漓了。

墙上的大镜中，我的脸已经泛红。

我很骄傲，自己的体形很美。穿着体操服时的曲线，绝对让人羡慕。

这套体操对于保持体形很管用。

我每天早上都做。

拍拍手，曲子换成舒缓的舞曲。

我脱下体操服，拉开盥洗室的门，走了进去。

温热的水流从天花板上喷下，淋在我的身体，很是舒服。我喜欢。

一套操，一个热水澡。是我每天早晚的必修课。

我搬出了自己的自行车，沿四季大道一路骑了下去。

今天周末，自然俱乐部有聚会，是真实的聚会，收受是那种虚拟空间天天都有聚会。

聚会的地方要有二十公里远。

大道两边的白杨很高，间或有一两株国槐。

每隔一百米，就有一丛美丽的花。

正在开放。

聚会的地方，是一处山谷，很象诗友山庄的翠薇谷。

已经来了几十人了。

阿玫、情无涯都来了，老孟也来了。

“嗨-----，玲玲姐”，无涯象往常一样的张开双臂迎了上来。当然，也会象往常一样被我当胸一拳。

“呸！死无涯，怎么不带你弟弟来呢？”

“他呀，泡在工作间死活不肯出来呢。”老孟沉着脸过来了，“早晚会变成维生虫。”

无涯的脸闪过一丝忧色：“这么美丽的大自然，他却不肯出来。玲玲姐，我劝他不动。”

“好啦，”阿玫跑了过来，“要爬山了！有什么到山顶在谈。”

山顶的景色很美，可以看到整个山谷。微风吹来，很是惬意。

“这时候要是有美酒佳肴就好了。”老孟伸手在空中点了点。当然，什么也没有出来。引的大家轰然大笑。

我却想起了小哲。想起了流星雨。去问阿玫。

阿玫一脸的诡笑：“一见钟情啦？”

“不是，觉得他很好玩。”

“觉得好玩，哈，词用的太好了。”看到我一脸严肃的样子，阿玫闭上了嘴。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为诗友山庄和他打过交道。很不错的大男孩，现实中没有人见过他。”阿玫流露出一脸向往，然后看着鄂然的我大笑着跑开。

“死丫头，耍我！”我追了过去。

“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他一般在兴隆茶社。喜欢游戏。你晚上去，一般能找到他。”

“我晚上不上虚拟城的呀。算了吧。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无涯无际都和他很熟悉。”阿玫回话的时候，顿了顿。“你该和无涯好好谈谈，不要总躲着。”

我望向无涯，他正呆呆地坐在岩石上，望着深谷，手一直在空中虚点。

我走了过去，拍拍他的肩：“想什么呢？”

“我弟弟，我的弟弟”。

我再一次看到了他眼中的忧郁。象宁静的湖面上忽然蒙上了一层雾。

“阿玲，我要带弟弟去南方，两周特训。让他恢复健康。你保重。”

“你个死鬼，说什么呀！”

“认识三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么？想找小哲就去找罢。他很有才华，可惜我没有真的见过他。你去罢。不试一试，有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“谢谢你。”我握住了无涯的手，“我知道的你的心的。”

“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”无涯喃喃道，眼睛上依旧是一层雾。

山风吹来，竟是那么的冷。

“该回去了。”我也喃喃道。

=====
山庄扩建成功，测试也结束了。

自然要有一番庆祝。

无涯无际都没有来。他们昨天刚刚离开去特训。

小哲却来了。依旧是那套燕尾服。

“我想这套衣服给你的印象比较深。”他笑着对我说。

这一回，发窘的大概是我，我不知道该找些什么话题来说。很高兴能再见到他，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

小哲也觉察到了，于是领我去看新修的景点。

其中一处唤做“大河奔流”，瀑布从天而降，沿着河床，咆哮着奔腾而去。溅起的水珠不住的打在人的脸上。从这一岸，居然无法透过水雾看到对岸。

“逝水东驰，问英雄，谁可夺势？大河东流，气吞万里无敌。无限江山，为我折腰垂首。”他忽然转过头来，“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的确不敢相信，一个女孩，写出这样的句子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没有听清楚，我有点心不在焉。

“我是说，没有想到你一个女孩子写出这样的句子来。”

“哦，你读过我的东西？”我讶然。

“是，那天回去后，就找来全部读了一遍。”

“哈哈，没有气死你罢？我很少写有毫气的东西，就这一首。”

“所以我喜欢。还有你的《闻铃阁》，我也喜欢。你不想去看看么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更惊讶了，“你还建造了闻铃阁。”

“是呀！计划外建筑，不知和你想的差多远，我带你从后门去。”他不由分说，抓住我的手，另一手在空中不住的点，带着我，向瀑布冲去。瀑布后面，是一段陡峭的山路。

“冲下去！”他松开了我的手，喊着，冲了下去。一股尘土，在他身后扬起，然后化做鲜红的玫瑰，在空中飞舞，盘旋上升。一时间，我的眼中，全是玫瑰。

山道很陡，我一咬牙，应着扑面而来的玫瑰，冲了下去。

我们从闻铃阁前的花丛中冲了出来。我一下子怔住了。

在我面前，是一座精巧的小楼。白玉栏杆，红砖碧瓦。楼脚上挂满了铃铛。正在风中叮叮铛铛的响。我缓缓的走上楼，从楹联，到楼梯，到门前的一对铜鼎，都和我在诗中写的一样。站在楼顶，居然还能看到前面的小河，楼后的青山。“……门前玉带横，楼后青山黛，满天舞桃花，春风动闻铃。……”

我在空中点了点手，果然有桃花从天而降，和着门前铜鼎中升起的袅袅青烟，翩翩起舞。风铃也随着旋律不住的在响。

我要哭了。

“喜欢么？”小哲小心的问。

我点点头：“喜欢。”抬起头，他的脸就在我的面前。

我忽然发现自己不敢面对他，“我……我该回去了。”我的声音很小，但

是他还是听清楚了。

“哦？我晚上在兴隆茶社，到时候能见到你么？”他似乎很失望。

“不知道，再见啦”我有点慌，我的脸大概很红。急忙发出了退出指令。

摘下头盔，我楞了半天。

吃过晚饭，我回到了工作间。犹豫了好一阵，终于戴上了头盔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晚上进入虚拟空间。

《爱在未来》(下)

小哲的家很简朴。却仿佛有无数的后门。

好几天的晚上，我都要戴上头盔，飘进地图，到小哲的家里去。然后和他一起去侠客岛进行那个令他着迷的游戏。在那里，他是一个什么帮派的护法。我玩得很开心。

而我每天下午，都在闻铃阁那里。即使只有我一个人，因为我喜欢那里。

阿玫把那里分给了我，这令诗社的其他姐妹们羡慕不已。因为许多人在这虚拟世界里，还没有自己的家呢。

庆祝会自然免不了，小哲也到了。

大家很快散去了，只剩下我和小哲。

我发觉自己单独在小哲面前时，越来越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。

“跳个舞罢？”小哲提议。

“好的！”，我点点手，桃花穿过屋顶，飘了下来。风铃也动了起来。

小哲拉过了我的手。

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只知道我们一直在跳。直到我发现，满天飞舞的，已然是玫瑰花瓣，花香满室。我怔住。

“因为这楼里有爱，我对你的爱。”小哲轻轻的说。

一双温热的唇挡住了我要说出的话。

我一颤。

我什么也看不清了。屋顶在旋转，地面在旋转。天在旋转。我在旋转。

时空在旋转。花瓣一片片的飘落下来，打在我的身上，我眼前只有鲜花的花瓣。只看到鲜红的花瓣。我听不到铃声，只听到自己的呼吸，自己

的急促的呼吸。我失去了所有的气力，我要跌落下去。一只有力的手却揽着我的腰。

温暖的手掌紧贴在我的腰间。

时间似乎停滞了。我不知道过了多久。

我盼着早点清醒，也盼着不要清醒，就这样沉醉下去。

这一吻，却正是我渴望和惧怕的。

铃声忽然响了。

匆忙推开小哲，“我要走了，家里来人了。”

发出退出指令之前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眼里充满了温柔。

摘下头盔，用手指轻轻的拍了拍嘴唇，那感觉似乎还在那里。依旧令我颤栗不已。

门铃又响了，从监视器中，我看到了一只大布熊。

我离开工作间，走到屋门前，打开了房门。

布熊的后面，站着无际和无涯。

我有点心虚，仿佛刚才那一幕，这二人都看到了。

“铃姐姐，见到我不高兴么？”无际开口了。

“高兴！高兴！快进来。特训结束啦？”我急忙把他们让了进来。

“是呀，我现在身体可好了。”无际跳了进来。

无涯注意到我的脸色，“阿铃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”

“哦，”我急忙解释：“没有什么，可能是这几天锻炼的少了。”

“玲玲姐，你也要注意哦，可别象我一样，要去做特训才能恢复，那可痛苦了。”无际说道。

“你玲玲姐是自然俱乐部的会员，那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呢。”我笑了。

然后转向无涯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“刚回来，他非说要来看看你，让你吃一惊。没有打绕你罢？”无涯拍着无际的肩。

看来他为弟弟能恢复健康感到高兴。

“见到你们，我很高兴，真的，来，喝酒？庆祝无际康复归来。”我开了一瓶香槟。

“小哲怎么样？真想见见他。”无涯端着酒杯，看着我的眼。

听到这话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。而且越想心中越是不安。

“你能不能带我去老孟家，我不想虚拟城和他谈。”

“你要调查小哲？”果然，无涯一下就看出了我的本意。

我点点头，然后把酒一口喝掉。

无涯沉默着，忽然把酒喝尽：“我去找，你还是不要出头的，这是违反隐私法的。”

而且我和老孟的交情要更深一些。他应该会帮我这个忙。”

“好的。”我垂下了目光，对无涯，我无法说出谢字。

送别的时候，无际看哥哥走远一点，忽然回过身来，对我说：“玲玲姐，你知道么，其实是我哥哥想先来看看你的。”

我无语。

大概是酒的关系，居然有点累了。不知不觉，睡着了。

午夜，工作间传来了嗡鸣。我迷迷糊糊的爬起来，跑进工作间。

显示器屏幕上写着两行数字，然后是无涯的话：他申请了保护，保重。

我的心在下沉。

我带上了头盔。

小哲果然在。我在午夜来找他，使他很惊讶。

“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。”我说的很坚决。

“为什么？”小哲本能的问了一句。

“我不想爱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，我要见你的真面目。”

“不，不要。”小哲忽然变得很软弱。但是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。

“不，不，我们这样不是很好么？”小哲依旧在抵抗。

“我一定要见，即使会失去你的爱。”

“我申请了保护，你见不了的，而且，我不会爱上真实生活中的你。我也不需要你真实的爱。”小哲忽然恶狠狠的说。

“我能破解！我的主意别人改变不了！”我寸步不让，并且念出了第一串数字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小哲的脸忽然变形扭曲，“我再也不要见到你！”然后小哲就忽然消失了，象一股青烟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

=====
闻铃阁空空荡荡，只有我自己。

桃花依旧在飘，已经堆积了满地。风铃响个不停。

向楼外望去，居然下起雪来。院中的花，都已白了。

我忽然感到孤单。在这个时候，阿玫，无涯和无际，想必早已经睡了。

就在今天，就在下午，就在这里，我的第一次吻。

我一定要看到你！

我决定行动。无涯找来的密码果然很有用，我迅速的入侵了并控制了小哲工作间的设备。他有一台摄影仪和一台我没有的维生仪。

果然！果然！

我转动摄像仪，照向工作椅。

我终于看到了小哲。他坐在特制的轮椅上。戴着笨重的头盔，似乎睡了。

脸上插慢了各种管子。以至我无法看清他的表情。他身上盖着一张薄被，已经落满了尘土，看来很久没有动过了。但是我依然能从隆起的轮廓上看出他的身体也接驳着各种管子。所有的管子都连接到一台仪器上，那就是维生仪。为他提供白色的人造血液，氧气和各种养料，抽取他体内排出的废液。我看不到他的四肢，想来已经极度萎缩。

他果然是一个维生虫。

他是一个典型的维生虫，丧失了活动能力，只能靠维生仪来维持生命。

他们所存在的，唯一能灵活运转的只有大脑。特训营的特训也无法挽救他们。

我看不下去了。

摘下头盔，我不禁潸然泪下。

看着手中的头盔，我不知道是该扔下还是戴上。

=====
我抱着布熊，坐了一夜。这一夜，真的难熬。

天一亮，我就向公司请假，请了一周。

然后是做操，跳得精疲力竭。跳得不能再动。

温热的水流从天花板上喷下，淋在我的身体，很是舒服。

我伏在那里大哭。

小哲，你为什么不要象我这样每天跳一跳呢？

夜了。

我不敢睡，一闭眼，就看到那管道缠绕的躯体。

我又戴上了头盔，但是再也找不到小哲。

监视器告诉我有好多信息在等待我去处理，我不管。

我要找小哲。

小哲的公司告诉我，他辞职了。

侠客岛的人告诉我，小哲销毁了他在游戏中的一切资料。

兴隆茶社的人却向我询问小哲的下落。

小哲，你在哪里？

门铃又响了。

我才发现，天已亮了。

离开工作间，去开门，看到了无涯。

“玲玲，你还好么？”

我想哭。
无涯沉默着，看我吃完早餐。
“你现在想怎么办？”他问得小心翼翼。
“我想想罢。”是该好好想一想了。
“有事就找我，我随时等你。先走了。”他过来拍拍我的肩，象一个和蔼的大哥哥。
我的鼻子又酸了。
下午，无涯又来了，带了一束花。
我开口了：“无涯，求你帮我做件事。”我讲出了我的想法。
听完我所有的话，无涯沉思了很久，点点头。
傍晚，我们一起找到了那个街区。一个破旧的街区。一起辨认那些模糊的门牌号码。
“是这里了。”我首先发现了。
“你确定了你要做的？”在进去之前，无涯又问了我一遍。
我点了点头。
无涯撬开了门。我首先走了进去。这是一间很小的房间，和我看到的一样。屋里只有一堆仪器，一把轮椅，和椅子上的小哲。
摄像机转动起来，指向我。
小哲还活着，还控制着设备。
“你来了。”监视器上显示出一行文字。
我点点头。
镜头摇向无涯。
“是我的朋友。”我说。
然后我转过头，对无涯：“好啦，你先走罢。”
“哦。既然来了，就动手罢。”文字在监视器上闪动。
“你知道我要做什么？”我一楞。
“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来动手。”从文字上，我无法看到小哲的表情。但是那管道中的白色血浆，却流得更快了。
“我爱你。”我用自己都听不清的声音说。然后，伸出手去，关掉了维生仪。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轮椅上毫无生气的生命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一个世纪？
我听到了身后的声音，转身，是无涯。
“你还不走？我杀了他，我是杀人犯。”
“那我就做帮凶。”
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了。
一双有力的臂膀圈住了我。
我伏在无涯的肩上痛哭。
无涯的怀抱竟是那么坚实温暖，那么的真实。

活在未来

一套体操做完，我觉得身体舒适了许多。看来我已经恢复了对躯体的控制。

我决定出发，离开这个寂静的深海实验室。

所有的装备都是已经准备好的，我坐进救生仓，按下了启动按钮。很久以前，克隆风行一时，我和裴教授一头扎进了这个迷人的世界。但是，好景不常，先是保守的人们呼吁控制该技术的使用。然后，通过了全球性的协议。

对于走在最前沿的人来说，这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我和老裴就是这种人。

我们顶着通缉令，跑到了偏僻的小国继续研究。最后，被逼得跑到这个深海实验室。

老裴终于郁闷而死，我也意识到自己活不长久，决定起用一项还不太成熟的成果--大脑复制。复制一个DNA完全一样的人容易，要复制一个拥有完全相同的意识的大脑却不容易。

我只需保留我的所有的DNA资料，以及我的大脑的一个副本。我可以在任何时候，从一个培养皿中复制出一个完全相同的我来。我每次自我复制成功后，便毁掉“原件”，由“复制件”继续研究；或者利用休眠技术睡上十年。

再无数次复制之后，这项技术终于变得完全成熟，象复印一样简单了。我决定回到尘世中去。我已经可以使人长生了。

TI12070291146----

这个数字只是我的编号，我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--鸣雷。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称呼我的编号。当然，在正式场合中，我还要使用自己的编号。这是一个秩序社会的要求。

我每天工作四个小时，只要我负责的地区生态发展平衡，我就顺利完成自己的任务了。说实话，现在承担这样任务的人不多。具体的工作都有别人来做，我只负责统筹监督。

意外就发生在我刚刚结束工作，想去找朋友打球的时候。我接到了一系列的报告，在T3海滩附近，发现了一个“人”。

我立即赶到现场，他正手持一支古老的武器，企图同机器守卫对抗。

冯远程-----

这里风景很美，但我看不到人。这样美丽的海滩应该充满了游客。

我必须找到人来协助我，我需要补充体力。我需要食物和饮水。

很快，我就遇到了几个机器人，它们企图阻止我的前进，似乎我是一个怪物。但它们似乎得到了命令，一直没有向我发起攻击。

在僵持了一阵后，又飞来了一个机器，从里面下来一个人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

令我奇怪的是，他有些透明，人类进化到这样了么？

他开始讲话，我听不懂。于是我用英语问他是否懂中文。他在思索了一阵后，开始讲起一口流利的中文。

“对不起，很就没有讲了，可能有些生疏，您如果听不懂，尽管提问。”

“我能听懂”，我说。

“很好，我叫鸣雷，社会编号 TI12070291146，是这个地区的负责人。

我看您首先需要休息，您是否愿意先上车？” TI12070291146----

这个破旧的影像发生器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，因为我看他的眼光中充满了困惑，但他还是上了车。

我不停的打量他，这是一个古人，有那种古老形式的肉体。我一面控制飞车驶向医院，一面向医院发出命令，准备食物和各种设备药物。长期以来，医院收治的都是这个区的动物。不过，以那里的设备水准，治疗这个人没有问题。

他似乎很疲倦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很快对他进行了检查，适时地为他的躯体补充了各类营养。同时，也调取了她的 DNA 信息，指纹以及其他特征。他似乎是一个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人，令我奇怪的是，他居然活到现在。如果不是有法令明令禁止，我真想提取他的意识来看看。

我把所有的资料送给了警务中心，材料很快反馈回来。他就是曾经名噪一时的狂人裴梵天的助手。

依照法律程序，总部命令我劝说他加入。为此，总部派来一台重新制造的影像发生仪。

冯远程-----

我醒了，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，床很舒适。我欠起身，看到了那个人。

“冯先生，您好。我负责来为您介绍现在的世界。”

“我相信您已经休息好了。我们可以现在开始了么？”我把手伸向腰间，那只手枪还在。

“冯先生，您可以完全相信我们，您的任何东西都还保持原样。”“如果您有疑问，您可以在我介绍后再问。”我点点头，面前出现了一幅立体的图象，是地球。

这时候，我才注意到，他已不再是透明的。

T112070291146----

他津津有味地看完了介绍，这是总部刚刚制作好的。

他开始沉默。良久，抬头看着我：“这就是说，你是芯片？”

“不，我是人！我只是以芯片的形态存在。”

“芯片不是人”，看来他有些转不过弯来。

冯先生，我再解释一遍，人类在不停的进化，躯体已经成了累赘，变得完全没有必要了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由仪器来完成。所以，我们只保留大脑。”

“不，你是芯片，不是大脑。”他依旧坚持。

“大脑不过是以有机物形式存在，我们也是，我们更高级，我们不是硅晶，是蛋白质。我们也有思想，有性格。”

“那你们会有饥饿么？”

“我们会有，每天定时，服务中心会发来刺激信号，然后我们发出定餐请求。在您看来，也许一切不过是在线路上跑动的电流，在我们看来，却是美餐，好酒。我们需要的各种美味都可以找到。服务中心还会发来刺激信号，使我们可以感觉吃饱了，不再饥饿。而且，我们实际上没有浪费任何物理的食物。”

“性爱呢？”

“一样，我们做爱时，服务中心适时发出刺激信号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完美。”

“你们婚姻会牢固么？”

“我们可以随时和任何人做爱不用担心疾病，但我们也是有感情的人，这个世界会满足任何人的任何要求。因为一切感觉都是电子信号。”

“真正的现实世界就有你们这样少数人来管理了？”

“冯先生，对我们来说，存在的是现实世界和物理世界，您指的大概是物理世界吧？科技的进步，使我们只需数千人就可以管理这个地球。”

“那其他人？”

“您刚才已经看到了，他们可以义务帮助我们。当然，大多数人宁愿活在现实世界中，也就是您所指的虚拟世界。”冯远程-----

我再一次沉默。

我重新抬起头来，影像已经消失，我看到的是一台丑陋的机器。

“加入我们吧，看这物理世界是多么的丑陋！”声音从那机器中传出来。

“您是来劝说我的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是要求。您要知道，很久以前，我们就不允许肉体的存在了。这是这个社会的法律。考虑您的人权，我们需要您的自愿。”

“如果我不愿呢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好罢，我回答你。”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我抽出手枪，对准自己的头，扣动了板机。

TI12070291146----

他用那古老的武器，向他自己的头打了一枪。一粒金属从他头部的另一边穿出，嵌在墙上。他抽搐了一下，倒了下去。

我发出了命令，那床向屋外移去。尽管他可以做成很好的肥料，但的确是可惜。

我以光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又以光速完成了报告，发往总部。然后，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殷红的葡萄酒。放在鼻下嗅了嗅，很香。

的确，这杯酒在物理上是不存在的。这足以证明，我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世界！

注：这个题材，我一直想写，想写成一个中篇，但是很忙，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，而且自己功底太浅。如果有朋友能把它写得更好，不胜感激。

作者冯远程宣布放弃本文的获得报酬权，任何人可以转载本文，但不得用于获得商业利益

时光机器之鸡心石

那时我很小。

我在一个公园里玩，和一帮小伙伴。我忽然发现远处的长椅上，有一位阿姨在看着我们。她很漂亮，但脸色苍白。看到我在看她，她便向我招手，我走了过去。

“你叫小俊？”她问我。

我很迷惑的点点头，问她：“阿姨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突然哭了，泪水从她的眼中流出，喃喃道：“我愿做你的睫毛，天天望着你的眼睛。”

“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啦？”

她忽然抓住我的手，贴在她脸边，放声痛哭起来。

我吓坏了。
我根本不知道她是如何倒在我的脚下的。
等我清醒过来时，她已经被人抬走，听大人们讲，她已经死了。
我的手里，紧紧纂着一块红红的心形的石头，是她塞到我手里的。
慢慢地，我长大了。
那块石头，我一直留着。
然后，我遇到了我的她。很温柔，很漂亮。象一只依人的小鸟。
我很喜欢牵她手的感觉。我们谈很多事，谈彼此的过去，现在，将来。
依稀里，我似乎见过她，我们似乎是前世注定。
就在我们定婚那天，战争爆发了。与一个曾经欺辱过我们国家的邻国，
为了一座岛屿。
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军，由于我的专业的缘故，军队接受了我。
在一次完成任务途中，飞机被击落。然后就是三年屈辱的战俘生活。
战争结束后，我回到了祖国。
我第一件事，就是去找她。
我找到了她的弟弟。
“你还活着？”他很惊讶。
“姐姐已经死了。”这回该我惊讶了。
他告诉了我一切。
战争开始后，她所在研究所，开始试制时间机器，然而，效果很差，不能准确定位年代。而且，只能把人传送到过去，无法回来。
我阵亡的错误消息传来，她一下子就病了。然后一天天消瘦。终于有一天，她私自启动时间机器，走向过去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她说过，就是死，也要死在我身边。
小时候，那位死在我面前的阿姨，就是我的她。看着幼小的我她会怎么想。难怪她拉着我的哭泣。天！
“我愿做你的睫毛，天天望着你的眼睛。”
后来，我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，再也没有找到过那块石头。

时光机器之杀手无情

他很自豪，因为他是一个高级职业杀手。从不失手，而且要价很高。
这一次，是他的最后一票。对方付给他一个天文数字。
只是要他回到过去，杀一个人。
他想收山了，做完这票，就再也不干了。他积累的钱，足够他的下半辈子了。
他成功的杀死了那个人。但是也被时空特警发现了。这些人整天游荡在时光中，追捕不遵守时空管制法则的人。
他逃不掉，只有杀死他。
他随意找了个年代，就跑了进去。
然后，看着那个警察焦急地开着隐形车，在都市四处搜索。

他只打了一枪，那车便失去控制，撞向地面，燃烧爆炸。
他必须迅速除掉他，然后返回，他必须这么做。
但是那爆炸的车，也撞上一个行人，是一个小姑娘。这是出乎他的意料的。那小姑娘似乎是突然冒出来，从大街的一端跑了过来。
后悔没有用，他迅速的使用工具提取了特警和那小姑娘的血，逃走了。
在他的实验室，电脑开始分析两个以外死亡者的身份。
那个特警，他不关心。但是，那个小姑娘，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人，他必须搞清楚自己杀了谁。
结果终于出来了，他不敢相信。
他居然回到几十年前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！
“天！如果我的母亲在她童年就去世了，那么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他背上冒汗，不敢再想。

投影

地上的影子一直紧进的跟随我。
直到我走进树荫。
阳光从叶子的缝隙投射下来。
路对面是一个雅致的小院。
我熄灭手中香烟，丢在垃圾桶里。
穿过公路，去按那院门的门铃。
波波一直显得很古怪，但是我很佩服他的才智。
如果我是科学院的头儿，我才不会把波波除名的。
门开了，对讲器里传出波波的声音：“进来罢。”
院中心是三层的小楼，我很熟悉。
以前，这里是我的居室。
我直奔地下室。那里是波波的实验室。
波波正在擦枪，一只小巧的手枪。
波波很喜欢那支枪，那是他的家传宝贝。
他每个月都要拿出时间去打靶，无论研究任务多么紧张。
“需要我帮忙？”我看着波波。
波波笑笑：“是。我只信任你。你提供了我的经费，场所。
所以干脆一点，你再提供给我一个人……你。”
“我能帮你什么？”
“你来看。”波波从打印机上取下一张纸。
纸上印着清晰的字：上午十时零三分到达，熄灭香烟后进院。
着深蓝色西装，步行赴约。
最后是打印出来的时间：十点零二分二十七秒。
我低头看看手表，现在是十点零六分。
“你怎么做的？”我怔住。
“这就是我找你来帮忙的原因，你请我吃饭，咱们边吃边聊。”

波波很得意。

馆子很快把饭菜送了过来，现在就放在餐桌上。

“现在的世道，物欲横流。”波波又开始他的开场白。

我知道，这后面必然是干杯。

“来，干一杯。”波波举起来酒杯，“为了我的伟大的发明。”

“说的对。”我喝了一杯。这种啤酒味道令我很不舒服。

“这个世界，我厌烦了。”波波又喝了一口。

我看着波波：“好啦，你能不能谈谈你的发明。”

波波的脸上泛出红光：“那是个伟大的发明，只是还不完善。那是一个投影分析仪。

投影，投影你知道么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当然知道。

我和波波此刻就坐在一楼的厨房。灯光已经调暗。只有餐桌上的这盏台灯，却是亮得刺眼。我看到，所有的餐具在桌布上都留下了影子，它们在桌布上的投影。

波波扭转灯罩，餐具的影子消失了，全部陷入昏暗。

侧面的墙壁被照的雪白。波波双手拇指交叉，在灯与墙之间晃动。

墙上出现了一个影子，波波双手的投影。

象一只飞翔的鹰。

影子比较模糊。

波波换了手形，影子变成可爱的小兔。

波波将手缓缓移近墙壁，那投影变的越来越清晰。

“投影，伟大的投影。”波波笑道，然后一头向后栽去。

我急忙起身去扶波波。

他的脸苍白，手冰冷，在不停的颤抖。

我从架子上翻出一瓶红色的药水，给他灌了下去。

波波咳了两声，脸色慢慢红润起来。爬起身，坐到椅子上。

“你又给自己埋芯片了？”我盯着波波。

波波敲着自己的额头：“两粒，这次埋了两粒进去，没有想到副作用这么大。慢慢会适应的。”

“你已经埋了五粒进去了，不能在埋了。”

波波笑笑：“有了这两粒芯片，我可以更好的与爱蛙合作。不过再好的电脑，也比不上人脑。这也是我请你来帮忙的原因。”

我看这波波漫不经心的笑容问：“你已经可以和那爱蛙融合了？”

波波点点头：“我们配合起来，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快的解决的。”

“咱们继续。”我喝了一口酒。到现在位置，波波还没有提到实质性的东西。

“好的，假设你是生活的墙壁中的平面人，你会想到那阴影是我的手的投影么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你会因此想象出我的手的形状么？”

“很困难。”我想，那大概需要相当丰富的超越平面的想象力和智慧。如我这般的人，大概是做不到的，想到的只是钱。

“虽然很困难，但是总是有可能的罢？”波波越来越兴奋。

“我承认。”

“那么，你能想象出超越三维的物体在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投影是什么吗？”

“……”我瞠目结舌了。

“有！只是我们不容易捕捉罢了。”

我一下明白了过来：“你想探索四维空间。”

“不错，”波波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“时间是第四维！”

我抑制不住激动，站起来：“这样你就可以预测未来！你就知道我什么时候到来。”

“对极了。四维世界的投影在我们看来是三维的，但是我们无法分辨，不容易捕捉。

更不容易分析。所以我加装了芯片，但是还需要你。”

“你真是天才，说罢，让我做什么？”

波波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：“主要是帮我完善程序，在我调试运算期间负责照料我，还有负责保安维护，你知道，我们的研究目前是不可以泄露的。”

“好罢，你当前的问题有哪些？”我有点迫不及待了。

波波拿出了一张纸，上面列着他的问题。

波波的问题并不简单。

以某一时刻三维世界为基础，用时间来做第四维，可以把这空间看作一个沿时间坐标轴无限延伸的扭曲的管道。要在这管道中找出它在自身的投影，从无数的投影中找出自己想要的，进行分析判断，从而确定某一物体在将来或者过去的某一时刻的状态。

波波的问题在于，要不停的搜索相关的投影，如同搜索墙上的鹰和小兔一样。然后再加以分析。这样的运算太浪费时间。很多时候都是事情已经发生过后，波波才得出结果。最快的，也只是在事情发生前不久才算出。

预测，如果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之后才讲出，就不是预测了。

波波需要我来帮他改进算法，和投影的捕捉方法。。

相比之下，保安和照顾波波的任务到是很简单。

我给小马挂了电话，让他照料我的实验室。

然后就一头埋在波波的研究中。

我不能不承认，波波真是一个天才。

而他头脑中的五粒电子芯片也最大限度的发挥他的能力，他可以自如的控制那台名叫“爱娃”计算机。

我每天埋头在波波的资料和他对社会的埋怨中。

的确，以波波这样的天才，他应该有更好的地位和研究条件。而现在，没有我的资助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
科学院无法容忍他的古怪脾气。在那里，他被当做一个疯子对待。

尤其其他向自己的大脑植入他自己开发的芯片，以期提高自己和设备的交流能力和思考记忆能力。这种异化行为更遭到反对。还有波波对政治的关心以及他的立场，使得他无法在科学院中生存。

大概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，波波才象一个正常的人。

我们终于可以把预测的时间提前了，准确度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。

连续七天，四个实验，都成功了。

波波高兴坏了，脸上愈发红润，一边玩弄着他的手枪，一边笑咪咪的对

我说：“我们来一个更加复杂的预测好不好。要复杂。”

我沉默了很久，这想法已经想了很长时间，但是一直没有对波波说出来，我不知道说出是否合适。

“快想。”波波有点忘乎所以，挥舞着手枪。说老实话，我一直害怕他的手枪走火。

“好罢。”我下定了决心，“我想要不要测人类的未来。”

波波怔了怔，“好罢。”

又一次实验就这样开始。

二十四小时过去，设备还没有反应。波波依旧陷在一大堆导线的中间。我检查了很多遍，所有的设备正常。

似乎我不应该提出我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的确是太复杂。

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开始为波波注射营养液。

波波的脸色越来越白。

第七天，我打算关闭机器，唤醒波波的时候，设备有了反应。

波波苏醒了。

实验结束。

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。

波波很虚弱，眼睛中也失去了平时的光彩。

“这是哪里？”

天，这是波波的第一句话。

我的麻烦来了。

波波一边玩弄手枪，一边心不在焉听我解释。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这是波波的第二句话。

天！你总算想起来了。

“我们在预测人类的未来。”这时候波波的第三句话。

我的呼吸有点急促：“没有错，看来你知道结果了。是什么样？”

“是什么样？”这是波波的第四句话，他喃喃道。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句。因为他立刻用那支小巧的手枪，对着他自己的头打了一枪。

我看到波波再次跌落到那堆连接他和“爱娃”的导线中去。

十分钟后，我打了报警电话。然后，给小马挂了电话：“你还记得那只可以下金蛋的母鸡么？自杀了。马上过来，带上张医生，

我要母鸡脑中所有的芯片。”

挂上电话，看着波波的尸体。

他已经再没有一丝光彩。

唉，人类的未来。

冰美人

冰美人就挂在空中。

这颗被坚冰覆盖的行星，此刻却成了人们的心病。

罗兵扭过头，看着在废墟上奔跑的人们，叹了口气。这次意外使得基地

的人们再也没有办法登上冰美人。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冰美人的冰层下面，全是飞船所需要的燃料。

而他却无法派出飞船去运燃料。因为基地在这次事故中损失了所有的燃料。飞船无法起飞。

更可怕的是，食物即将短缺。

这颗星球比冰美人更适合于人类居住。但是先遣队到今天还没有想出办法分离植物中的毒素，使它们能够被制作成食品。

后续船队还要两个月才能到来。

做为指挥官的助手，罗兵已经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了。想来指挥官的日子更不好过。

罗兵决定向食品研究小组加派人手。

现在，生存成了最重要的。修复基地反而次要了。

在基地的控制塔楼，罗兵向憔悴的指挥官汇报了工作进展。指挥官抬头看了看冰美人：“他们怎么办？”

罗兵清楚，他们是指留守在冰美人上的齐晓和古落花。那两个小伙子也面临食物短缺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基地却无法帮助他们。每天他们都定时发来简报，汇报矿场的工作进展。同时一次次促请基地派出补给船。

看来，只有告诉他们真相。

罗兵小心翼翼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。

指挥官没有任何反应。良久：“和齐古二人的联系提升到绝密 A3 级，只有我和你负责。你去告诉他们基地发生意外，自顾不暇。要求他们做好自救的准备。”

“还有，”指挥官叫住了罗兵，“告诉他们，节约能源。没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要和我们联络。有事我们会呼叫他们。”

罗兵应声而去。

可是，告诉他们真相又能有什么用呢？

他们只有两个人，如果能精打细算，以现有的食品，大概还有一个月可活。可是后续船队最早要两个月以后才到达，而且要先到基地来，然后才能到冰美人上去。

那个时候，也许基地上的人也早已饿死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他罗兵大概需要不停的处理基地里伤病员，还有那些精神脆弱的人，临近死亡的时候，大概要发狂了。

很有可能会发生暴乱。

维护基地的秩序，看来不大容易。

罗兵开始随身配枪了。

研究员们在饿晕之前，终于实验成功。从一种蓝色的植物中提炼出了淀粉。这意味着饥饿危机终于解决了。

但是，能源危机。只依赖微弱的阳光，无法满足大部分活动和基地的重建。

唯一的办法只有等。

可是，冰美人上的两个年轻人，能等么？

指挥官已经把对冰美人的联系级别提升到绝密 A2，那意味着他罗冰也不知道冰美人上的伙伴们如何了。

现在指挥官几乎每天都对着冰美人发呆。罗兵却无法帮忙。基地的事已

经让他焦头烂额。开始有人生病了。

让罗兵长出一口气的是——后续船队终于到了。带来了药品，食物和燃料。虽然只是后续船队的备用燃料，但是也足够了。只要能登上冰美人，就有用不完的燃料。

罗兵准备安排自己亲自带人登上冰美人。他必须去看看上面的两个伙伴。指挥官昨天还给他看了从冰美人发回的简报。指挥官也表示他责无旁贷的要亲自去慰问。

让罗兵不解的是，他们如何活了下来。还有，指挥官居然只带了他去，没有任何其他属下。

虽然运输燃料和食物两个人足以。但是，以指挥官的身份亲自来干，却还是少有。

而且，指挥官要求他带上武器。

罗兵隐约感觉指挥官隐瞒了什么。

一路上，指挥官都没有与冰美人的矿场联系。一直到降落。

“打开你的武器保险。”这是出发以来指挥官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如果遇到危险，你一定要消灭所有的生命，保证矿场的安全。”

“其余的事情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走罢。”

罗兵没有说话，一一照做。带他来，是因为指挥官只信任他。

指挥官提着满满的一袋食品，走在前面。罗兵跟着。在控制中心，两人见到了齐晓。

只见到齐晓。

看着齐晓狼吞虎咽的消灭带来的食物，罗兵心里有点发酸。

指挥官告诉齐晓，地二天会有人来接替他们。到时候，可以和指挥官一起回基地。

齐晓不理。吃过以后便哭。然后突然拔出了武器。

罗兵也拔出了枪。

但是他还是晚了一步。

只晚了一点点。

齐晓干脆利落的轰掉了自己的头。

罗兵恍然大悟。看着齐晓的尸体到在地上，罗兵一下明白了。

为了能够活下来，齐晓杀了古落花。这样，两个人可以吃一个月的食物，就可以供一个人吃两个月。齐晓所以活了下来。

看来指挥官很早就知道这事了。

罗兵转过头，看着木无表情的指挥官。

“他没有杀小古。直到小古死掉，他都没有动过杀小古的念头。”

指挥官似乎看出了罗兵的疑问。

“他之所以活下来，是因为他是靠吃小古才活下来的。”

罗兵惊呆了。

“我本来允诺替他隐瞒的。可是，一旦想到要离开这里，回到基地。他还是无法面对。太脆弱了，年轻人。”

指挥官轻轻叹息。

从飞船上下来，罗兵显的很疲惫。

基地里的人们开始七手八脚的开动机器从船上卸燃料。

看着奔走的人们，罗兵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抬头看，白色的冰美人就挂在空中，看去很冷。

